

五月

倣效，其曹光手段，泰注重於政治上，更有權位才智出營況子等下之
 苦，路角兒，東施效顰，不知自體
 焉而拼命想法禁烟於做主人提議，
 是有議員某，禁演曹戲之提議，楊
 紙記此項消息，與演譚然，然猶
 視為戲謔之言，詎知各戲園忽接等
 應通傳，上開向禁之舊劇二十九齣
 外，其中更有曹戲四齣，加入禁演
 之列，茲誌其原文
 之，禁註淫邪各戲列後（淫邪二
 字原文如此）

海潮珠 送灰麵 瑞雲庵 也是
 齣 送盒子 廟中會 嫖兒 賣
 胭脂 珍珠衫 還翠花 迷人館
 擊鼓罵曹 捉曹放曹 徐母罵曹
 揮曹 送銀燈 雙釘計 花園贈

底 圖

四十年前之上海

黃夢璣遺著

滬地少水，蛋船驚駭諸勝，概付缺如。然春城佳日，錦繡玉勒，馳騁康莊，亦足以賞心悅目，向惟泰西鉅賈，得以聘龍媒，擁翠蓋，馳驅於紅塵繁陌間，近則失業僕夫，多得以載客，青樓中人，晚妝初罷，過市招搖，電掣雷奔，莫可喻其迅速。爲之誦王侯生詩曰，屬裁見一塊飛車，走有聲車，始於前清同治初年，初惟江北人推獨輪小車，沿途攬載貨物，兼可坐人，嗣於辛未壬申間，有英人某，購東洋車數十乘，在租界中載客往來，而江北小車，遂無人顧坐矣，馬車者，始惟歐洲鉅賈，得以用之，華人之可賃以遊行者，迄罕不及十數稔，從前尚有脚踏車，通行路甚佳，而沙平草軟，尙虞傾跌，一遇瓦礫在途，則不能行矣。後因其製不飛，故逐漸改良之，嗟乎，舊車也，而一利則闢，已屢經更易，我不知大於車者，更復何如也。（編者按：今見日馬車又不時髦須乘汽車差強人意）回首滄桑，曷其有極。（原註）按脚踏車鐵製獨輪，瀝地小南關，地近荒僻，多野桃花，暮春時節，亂紅如雪，新綠成烟，時有西家碧玉，約伴踏青，折花臨水，衣香隨步，掩映生姿，兩防畫圖中，恐亦無此妍麗，彼擁姬姬，坐飛車，日馳逐於紅旛十丈中者，安能踰此一段風景哉。（編者按現在之瀝西南兩市，市儔比肩，何處尋桃花乎）

、知、

實業調查

然容成佳日、錦繡五勒、驅馳康
得以聘龍媒、擁翠蓋、馳驅於紅
杏樓中人、晚妝初罷、過市招
玉生詩曰：「可裁月魄盡難施、
溪深生詩曰：「屬見一班矣、
之豪客、於是亦裁一班矣、
江北人推獨輪小車、沿途攬載貨
人某、購東洋車數十乘、在租界
矣、馬車者、始惟歐洲鉅貨、得
十數餘、從前尚有脚踏車、
遇瓦礫在途、則不能行矣、後因
車也、而一剎而、已屢經更易
者按員知今日馬車又不時髦須乘
（原註）按脚踏車鐵製獨輪、
春時節、亂如新春、新綠成烟、
衣香襲影、紅映生姿、周坊畫圖
日、馳逐於紅塵十丈中者、安能
西南兩市、應如紅塵十丈中者、安能

1113

在冰室，雞聲漸響漏聲遲，正是嚴城夜半時。雲黑如窮途是漆，六街走遍少人知。

雪虐風威正五更，健兒植立白英英，也思羔酒歸重帳，恐被天時笑老兵。

參差鐵屋布如棋，半在沈酣睡以爲，攪着鼾聲時入耳聲，老人欬泥，泥途安步非求捷，宵心慮已暗驚，殘星落月曉風疏，早起人家事掃

清史補闕

文正嘗與之公牘，中用右仰字樣，左見之佛然曰，彼用右仰，豈甘左俯，蓋公牘通例，以上與下者，方用此右仰二字，從此水火之端，由是以啓，文正、莚又襄挽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至此，意猶不相下，後世意因以短左之局量偏淺云。

曾官兵部侍郎時，一日，衣冠拜客歸，甫入門，忽自取其冠，力擲之地，頓足憤然曰，此官不是人爲者，然日且並無與人嗾氣事，不知其何以若此，後徐相國桐，嘗舉此以告某學士，且申言之曰，文

doi:10.1371/journal.pone.0100000.g001

參差矮屋布如棋，半在沈酣睡以
泥、攪着鼾聲時入耳聲、老人歎
小兒啼、
凍雨無聲和雪落、風兜鶴聲漫巡
行、泥途安步非求捷、背小心慮
已暗驚、
殘星落月曉風疏、早起人家事掃

晚年醜醜尤甚。傳文襄既得三品卿，
方用此石仰二石，從此永火仰之端
莫下者，左見之惕然，彼用石仰，豈甘
挽之者，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
若石石，相期無負平生，至此，意猶不相下
擁掖云。

冠拜客歸，甫入門，忽自取其冠，力擲
人爲者，然日並無與人嘔氣事，不
當舉此以告學士，且申言之曰，文

品卿、豈甘
欠之端
自愧不
不相下
力擲
事、不
白、文

RE

正才氣橫流，日僕僕於十丈軟紅塵中，奔走酬酢，固應不耐，汝輩身為京官，第一須以忍耐爲要，某學士唯唯，出語人曰，文正英霸之氣，爾日正不知作何思想，徐老迂腐之夫，烏足以知之，聞者皆以謂然。

森森皓月，檠檠臺，清肅無塵異境，開，底事吠聲如豹犬，猶猶深港。

虛度元宵 夢百心社

那一天，活潑潑的華官，胡亂吃了晚餐，就提了一盞魚子燈，要求他祖父，和他上街看燈去，他祖父極饒愛這孫子，所以很痛痛的允諾，華官的父親，却帶精打采的道，『現在是戒嚴期內，夜間出門，恐有許多的不便，就不必去罷，』華官

的祖父，大不謂然，高聲道，『什麼戒嚴，我祇知自古以來，達到這元宵節，都是鉄鎖開來，金吾不禁，儘着萬民嬉樂的。難道現在國體共和了，反不能與民全樂麼，』華官的父親笑道，『爸不知道麼，因爲本省與鄰省，暗潮鬧得很厲害，彼此爲防微杜漸起見，所以將此

除，我自歸鄉隨意走，朦朧雙眼，看模糊，

後

僕於十丈軟紅塵中，奔走酬酢，固應不耐，汝輩以忍耐爲要，某士唯唯，出語人曰：文正英勃作何思想，徐老迂腐之夫，烏足以及知之，聞者皆

清肅無塵異境
大，猶指深巷

夢百心社
「官官，胡亂吃了子燄，要求他高興的充充，祖父極相乘的道。」

因爲本省與鄰省，暗潮間得很厲害，彼此爲防微杜漸起見，所以將此

除，我自躊躇隨意走，驢驢雙眼
石槎糊，

的祖父，大不謂然，高聲道：「什麼叫戒嚴，我祇知自古以來，達到不禁，儘管萬民嬉樂的。難道現在國體共和了，反不能與民全樂麼，」

「華官的父親笑道，爸不知道麼，因爲本省與鄰省，暗潮間得很厲害，彼此爲防微杜漸起見，所以將此

楚

者記

之中固柯南道里君
生小青，偕來者。
之威晚夏君，趙君
說著於時，夏與華
同音，故妄擬之爲
，暨華醫士。此
貴次中國，猜中一人
爲柯小青先生，至大
否則不敢必矣。『中
關心小說界軼事，

因若狂有門角麗麓爾摩斯之稱、
故疑擬之、但雖亦天水後人，其名
芝岩而非若狂、然亦可謂猜着一半
、敬奉游芬四紙、以助雅興、次公
來書、并許爲歡迎源頭探稿、是則
尤爲同人所絕好的歡迎語、

越宿訪濟寧若狂、會鶴鵲晚滋賢
玉在座、濟寧迫余撰一短稿、余情
不可却、乃就案疾書、晚滋津津謂
是、是倚馬文章、濟寧曰、然則君
昆仲三人、皆魁梧其偉、可稱大塊
文章、獨鶴鵲曰、君有老班之魂、
則爲剗板文章也必矣、聞座大噱、
語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於此益信、

不了那三

講得出口的，正凝神揣想著，呆
見那無賴已經套車走了，便招
聲簫引個，折回北來。這時候的
與頭、三人一路向西走去，將到
駛，車裏頭一個人側坐在那裏，
住，如飛的跳下來，向客人圍攔，
翁現在無拘無束，真是人倫難
幾句，簫引樓主在傍，留神把此
怕面子上過不去，忙又把頭回了

楚

者記

之中固柯南道里君
生小青，偕來者。
之威晚夏君，趙君
說著於時，夏與華
同音，故妄擬之爲
，暨華醫士。此
貴次中國，猜中一人
爲柯小青先生，至大
否則不敢必矣。『中
關心小說界軼事，

因若狂有門角麗莫爾摩斯之稱、
故疑擬之、但雖亦天水後人，其名
芝岩而非若狂、然亦可謂猜着一半
、敬奉游芬四紙、以助雅興、次公
來書、并許爲歡迎源頭探稿、是則
尤爲同人所絕好的歡迎語、

越宿訪濟寧若狂、會鶴鵲晚滋賢
玉在座、濟寧迫余撰一短稿、余情
不可却、乃就案疾書、晚滋津津謂
是、是倚馬文章、濟寧曰、然則君
昆仲三人、皆魁梧其偉、可稱大塊
文章、獨鶴鵲曰、君有老班之魂、
則爲剗板文章也必矣、聞座大噱、
語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於此益信、